

■ 真情流淌

三本书里的父爱

○ 卢江良

父亲离世后,有一天,我整理书柜,在众多的书籍里,翻出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均系文学类图书,都是父亲于1993年4月下旬买给我的,分别为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战地钟声》和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这三本书,对我后来的创作有没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海明威的这两本,让我对战争有了新的认知。以往,只要一提到战争,我就会联想到英雄,从而对之充满向往,很少考虑其残酷性。但这两本书,扭转了我的这种思维。

可要说这三本书对我的创作带来多大影响,显然不存在,它们远不及我之前阅读的中国鲁迅、俄国契诃夫和后来阅读的奥地利卡夫卡、阿根廷博尔赫斯、法国加缪、萨特以及当代印度奈保尔等作家的。尤其是雨果这本,我一直没读完。

然而,它们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假如,把我当初的历程比喻在深夜里行走,那么这三本书就是三支蜡烛,用其微弱的光,照着我文学之路的开端。而手中擎举着这三支蜡烛的,就是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父亲。

为什么这样认为?那得从我如何走上文学之路说起。在高中毕业前一年的1990年,我决意成为一名作家。这在我家所在的农村,无疑是一种“创举”。因在我之前,我们整个村,甚至于整个镇,都没出过一个作家,也不知道文学为何物。

难得的是,我的父母全力支持我。然则,要成为一名作家,绝非易事。虽然,我在上班之余,除了睡觉,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写作,但收效甚微——在将近的两年时间,只发表了一篇

千字少儿小说,且在一份内部发行的县级报上。

在濒临绝望的时期,父母看出了我的气馁,有一次,粗通文艺的父亲对我说:“要当作家,哪有这么容易呀。”言下之意,让我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鼓励,我终于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

而要想在文学路上走得远,需阅读大量文学经典。当时,离网络在中国普及还有十年时间,身居农村的我又不具备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的条件,甚至去一趟新华书店都是一种奢望。恰好那时父亲去杭城帮一建筑包工头管场记,我便委托他购书。

这三本书,就是那个时候,父亲给我买回家的。如今,我翻开它们的扉页,上面记着“1993年4月23日父替我

购买于杭州新华书店”等字样。而直到此刻,我的脑海里依旧能够清晰地浮现起父亲那次回到家将这三本书递给我时的情景。

尤为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看到这三本书时,发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精装本,便深感惋惜地说:“爹,这个其实用不着买精装本的。”可父亲反而颇为遗憾地回答:“本来我都想买这种(精装本)的,但那两本只有那种(普装本)的。”

关于这三本书的由来,就这么简单。对于当前的我们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时间退回到27年前,情况就完全不同:当时,我父亲的月收入不过四五百元,买这三本书就花了27.45元。更需说明的是,前两年我家刚造了新房,还欠着债。

这让处于彷徨中的我,别无选择地投入了创作。时隔将近两个月后,也就

在当年5月中旬,我终于又发表了一篇作品,至年底一共发表了5篇。尽管那些作品都只是发表在那份内部发行的县级报上,但在我的心头已重新燃起了对文学的希望。

后来的日子里,在父母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前行,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终于有了一定的收获,成了一名写作者。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购买过上千本书籍,这三本书混杂其中,犹如沧海一粟,渐渐地也就被我淡忘了。

到2020年9月,在父亲离世近三个月后,我才重新翻出了这三本书。其实,在父亲的给予中,这三本书是微不足道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我,以及我们一家。但面对它们,使我重温了那份至深至纯的爱,也终于明白他就是我人生路上的掌灯人。

■ 难忘记忆

想起那火红的年代

○ 钟迪良

日前,在嘉善博物馆举办了“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嘉善县工业百年历程展。里面有我熟悉的工厂,知己的朋友,经历过的事,还看到我任厂宣教科长兼企业报主编时编的《嘉拖报》,以及我提供的一枚1979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赠的“质量信得过班组”奖章。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回忆缠绵着点滴思绪,它就像一本书,又翻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章节。

1970年11月5日,200名新工人来到了嘉善农机修造厂(后发展为嘉善拖拉机厂),这是全县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也是国家农机部的重点骨干企业。进厂后通过两个月的培训,分配到各岗位,我的工种是锻工。

锻工——是个好听的名字,锻造工人!当时只17虚岁的我,对锻工一点概念也没有。进入车间先被好奇心所吸引,看到二层楼高的磨擦压力机,随着开关启动,一下子把烧红的铁块压制齿坯,太厉害了!;“吼吼吼”的空气锤,有大、中、小型,根据产品需要,分别在不同模具上加工成型。这是锻工的机械化设备操作。

一起分配到锻工间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6人安排在“小炉灶”工作,所谓的“小炉灶”就是纯手工操作,真如民间讲的“打铁匠”。我个子不高,也就刚过1.7米,被分到了“小炉灶”。其余的几个同事都比我高大,当时我还真有点想不通。后来感觉到,真正的技术活就出在纯手工上。师傅的小榔头点到哪,你大榔头就跟(打)到哪,不仅要分轻、重、侧、正等,还要听清小榔头的点击声,这需要有悟性和灵性,不能只凭蛮力。既然学这行就当安心学吧,于是为了挥好大榔头,自己每天提前上班,找个适当的地方,挥练几百次大榔头,终于有了“稳、准、狠”的感觉,得到师傅们的肯定。另外磨擦压力机、空气锤、冲床等一些机械设备,我也慢慢学会操作了。车间觉得我有点“能文能武”的样子:文的每天读报、平时出出黑板报、产品钢材计算等,武的自然就是挥大榔头了。三年的锻工一晃,我就“满师”了。

但意想不到的事又来了。记得那天厂办主任和车间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调到铸造车间。当初说宣传和团工作适合我去做,突然让我到铸造车间,内心根本不想去。但领导已这么安排,我只能去铸造车间。

铸造——又是一个好听的名字,铸造工人!但确切地说,就是翻砂。来到车间当造型工,一切从零开始。人们说:“天下三样苦,打铁、翻砂、磨豆腐!”这么说,我两样苦行当都必须经历了。既来之,则安之,只能从头认真学。为完成定额指标,还是采用“笨”办法,每天提前上班,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按当时的规定,造型工白天造型,晚上还要参加开炉(即浇注)。在“冲天炉”前,面对滚滚铁水,虽属“脏、苦、累”工种,但还真有点自豪感。1978年,让我担任造型二组的组长,凭着全组共同努力,我所在班组先后获得“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和“全国‘马恒昌’式班组”(马恒昌,也就是掀起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竞赛热潮的人)。这都是嘉兴市的第一批,也是全县唯一获得的先进。

经过“应知、应会”考试,我均以第一的成绩,来到车间技术组,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宣传教科。1992年,我又被组织调动,来到嘉善县总工会。

从锻工到铸工,从打铁到浇注,朋友们说,这是火红的年代。是的,回忆那个年代,虽然辛苦,但每年都评上先进,获得不少荣誉。真的是岁月与勤奋羁绊而行,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告别了曾经的情绪低落、灰心沮丧和黯淡无光,但也迎来了勤奋努力、不凡业绩和多彩人生。

然而,昨天再美好,终浓缩成今天的追忆;今天,让我们再出发,去实现明天无憾的回忆。

■ 凡人凡事

“打鸟”记

○ 沈永良

记得40年前的乡村里,农村里“糠菜半年粮”,蕃薯粥吃得头发腊黄。若哪家屋里有一杆猎枪是最有“口福”的人家。当时是自制土枪,俗称“沙子枪”,“嘭”一枪打过去,一时叽叽喳喳便噼里啪啦地像雨一样,带着乱飞的鸟毛毛落下来。猎手将鸟用细绳穿紧,挑在枪头回家了,后面还跟着一条黄狗。没有肉吃的年代,见这样的场景会是十分羡慕。但往深里想这是一种罪过,甚至是不可饶恕的残忍。

我有个老乡,比我大一点,名叫杀猪阿翔,他从小跟着父亲杀猪、打鸟、柯鱼、捕野鸭,样样都会干。他大我几岁,小时候我也跟过几次,我问他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你看不到哪里去打野猫,他说野猫的眼睛在夜里用电筒照过去,会发光,只要对准这一点光“嘭”一枪,百发百中。枪声一落,猎狗会冲出去把刚打死的野猫叼回来。看见他打鸟、打野猫、柯鱼的场景,真是十分的有趣。

改革开放后,他在村口开了一个肉铺,我经常去他的肉铺买肉。现在整个村庄都拆迁了,无所事事也不行,他到西湖边荡了一圈,头脑发热便买了相机开始拍照,照片拍得也不错。最近碰到他,他问我:“大炮哪里值得买?”我吓了一跳,他要“鸟枪换炮”啦!原来,他想买的是拍鸟儿的长镜头。

曾经我有十多年时间,住在孩儿巷东头仙林桥附近,每到夏天的清晨总要跑到西湖边去看“打鸟”。而这个“打鸟”,并非以前在农村里看见的“打鸟”。

2016年7月,我第一次从耳朵里刮到“打鸟”两个字,心里一震。原来这个“打鸟”,就是给鸟儿拍照片!早上西冷桥畔“打鸟”的人,密密麻麻地拥在荷花塘的岸边,四五十门“枪炮”齐刷刷地对准那朵盛开的荷花,非常壮观。人越聚越多,都焦急地等待“奇迹”出现。我钻进人群见那人离开自己的“高炮”相机,拿起竹竿儿,在竹竿儿头上的一只

小调羹里放上食物,“打鸟”者将精致的竿儿伸向荷花,将食物倒进荷花的花蕊。用这种方法来引诱鸟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鸟儿的行动轨迹,甚至是飞翔的路径,呼唤亲友的音节,都已经被“打鸟”人掌握了,所以,鸟儿什么时候来到荷花上“跳舞”时间算得很准。

西湖里的鸟儿被人宠着、爱着,幸福无与伦比,吃饱了会“打情骂俏”,饿了也会争抢食物。就在人们说话间,鸟儿从柳树上俯冲下来,钻进荷叶丛中,并不断地在荷茎上穿行、迂回,渐渐地靠近那朵“大炮”对准,且刚刚放上食物的荷花。忽然,只见它一跃而上,似乎老鼠跳进了米缸里。那鸟儿在黄黄的荷花蕊中惊慌地乱啄,还不时从红色的花瓣中探出一个头来,观察四处动静。鸟儿时而跳进去啄食,时而跃上花枝歌唱,像一位高超的舞者展现自己的肢体语言。哪怕这么多相机“咔嚓咔嚓”乱响,那鸟儿却视若无事,仿佛明星见狗仔那样泰然自若。

一会工夫,不知从哪儿又落下来两只鸟儿,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花蕊里啄食的那只鸟。也许等候得不耐烦了,两鸟从不同方向夹飞过去,有意冲撞那只吃不够的鸟儿。两只鸟打一只鸟,三只鸟儿在荷花上面撕啄,“咔嚓咔嚓”的相机声响成一片。有人还喊:“大片来了!”这一幕很是新奇,人家在“打鸟”,我只有用破手机“打人”了。于是,我把这有趣的场面,用手机都拍了下来。

人说“鸟语花香”是最美好的事情,这是一幅新时代的“打鸟图”,是快乐、吉祥、和谐的缩影。人是与时俱进的,“打鸟”同一句话,时代不同了,语境和意境天壤之别:一个是枪打,一个是拍照;一个是残忍的,一个是愉快的。

夏至刚过,摄影师去西湖西冷桥畔打鸟的时间又到了,我也想买和老乡杀猪阿翔一样,也去买一门“大炮”,到西湖边“打鸟”去。

■ 细枝末节

舟山人的说话

○ 应红枫

“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要听舟山人说话。”舟山人说话语调生硬,不受待见,可能已经名声在外了。早几年我去北京的时候,抽空去拜访了一位朋友,聊天间,我接了舟山本地一位朋友的电话,用舟山话说了会。放下电话,那位北京朋友开玩笑问我,刚才你操着鸟语跟谁吵架?我笑了起来,告诉他:“那可是标准的舟山话。”

舟山话的发音和语调,总体上和宁波话接近,但是有部分音节发音时,有着更重的语气,使舟山话听起来很生硬。有一位专门研究舟山方言的朋友,对同处一个语系的舟山话和宁波话进行了研究,发现舟山方言中语气助词多用去声。这是舟山海岛渔民在长期的海上劳作中,因为海风嘶吼和海浪澎湃的原因,使平时的说话声音受到干扰,所以在说话过程中,不得不加重语气和声调。久而久之,使舟山人说话就跟吵架一样。舟山人说话的音重及其语调生硬,是不争的事实。

前不久,我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和一位同事隔着楼梯谈工作,刚好走来了一位北

京派驻的领导。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风趣地说:“远听以为什么人在吵架,走近才知道舟山人在说话……”以前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和一位朋友去水果店买水果的时候,顺口问了老板水果的价格,并和朋友商谈了几句。结果,水果店老板开口问我们舟山的水果价格怎么样?我那个朋友惊奇了,故意说我们是宁波的。老板摇摇头说,不对,你们不是宁波的,你们是舟山的!我和朋友都笑了起来,不得不服气。那个老板说在宁波和舟山都做过生意,对宁波话和舟山话有比较。他说,和宁波话相比,舟山人说话几乎没有翘舌音,“寺”和“诗”是听不出区别的;还有,“黄”和“王”读音居然也一样,隔壁“老王”,还是隔壁“老黄”搞不清!

近几年来,随着浙江自贸区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务工者涌入舟山,甚至在舟山生根落户。要融入舟山生活,学会舟山话是必须的。最近几年,我们单位也招聘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普通话为

主,但有时候本地同事之间交流的时候,那些语调生硬而且语速飞快的舟山话,让他们听得目瞪口呆。

今年早些时候,舟山市总工会也举办过外来务工人员舟山方言培训班,从报名人数来看,非常受欢迎。前些日子,有几位刚刚招聘来的大学生员工,到我办公室请教如何讲舟山话。可是要学会一个地方的方言,几天时间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我只能临时教他们一些常用的舟山口语:阿拉舟山宁、依有空发啦、搭我搭把手、依搭阿里起啦、烂缶厮依宁好足类、忙啦嘎饭豁没吃过,等等,把几位小帅哥听得云里雾里。于是我干脆找了一些手头的方言资料,让他们带回去学习。

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方言的传承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哪怕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也一样在尽量地保护、挖掘和研究,因为每种语言的文化都有它独具的特色,舟山话也不例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特色,构成了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但自从杭州市将转塘、龙坞等部分产地划为西湖龙井茶区以及浙江龙井茶的快速崛起,传统的旗枪就渐渐被遗忘了。郑森法这些年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把夏秋茶恢复为旗枪的叫法,毕竟,旗枪是龙坞的传统特色茶……

在长埭村三四个小时,我确实一直在惊讶:这个有山有水有传奇却又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如同深藏于山林间的一片璞玉。难怪胡雪岩会在那里买下大片山林、茶园,并长眠于此。无疑,长埭村是一块值得探索的风水宝地!

铸梦

姜天华 摄

■ 往事如烟

这个茶村有传奇

○ 王珍

“周末去长埭村喝茶、吃农家菜。”文友们呼朋唤友相约时,我被特别点名了。文章谁不会写啊,区别在于:他们的司空见惯是我的少见多怪。因为他们大多人曾在浙西四八乡的广播站工作过的,对于家山家水太熟悉了,当需要有一两声大惊小怪的尖叫时,我被公推为重点发声的人。朋友们胸有成竹,村中有的让我尖叫的理由。

果然,进村后,在狭长的村子尽头,一座不高的小山坡、一个波光粼粼的水库,先让我惊艳了一下。一阵清风拂过水面,激撒的水光漾出一片清凉。坝上一大片极奢侈的绿茵,感觉自己走进了某一幅画或是影视中的某个场景。

水库旁立着一块牌子,上书:龙尾巴水库。让我浮想联翩,莫非这个叫长埭的村子外口大、里面越来越小且细长长长的奇特地形,就是一条龙?又抑或这个在西湖龙井茶保护区龙坞茶镇中

不是最耀眼、名气也不那么响亮的村子,是个低调内敛的藏龙卧虎之地?太有诱惑了,我急于寻找答案。

好在我们去的那户叫“三叶堂”的茶人之家,主人郑森法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茶人,对这个村子,他了如指掌。

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二楼一张长桌边,喝茶。四周是落地玻璃幕墙,望出去满目的青翠。起伏的茶山,清一色的茶村,一垄垄,排列整齐,线条流畅。郑森法家的6亩多茶地也在其中。喝着 he 自制的九曲红梅,听 he 讲怎样做出一杯好茶,我想起了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中,方文山写的一句歌词:“陆羽泡的茶,像幅泼墨的山水画。唐朝千年的风沙,现在还在刮。”忽然就想立地生根,哪怕是在这个地方做一株茶树呢,也是一种很大的福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人性中有

像我这样容易沉醉不醒的弱点,朋友孙昌建说,没有去过胡雪岩墓的人,赶紧去一下,不然一会儿吃了饭就不想动了。

我知道在杭州鼓楼有修复后的胡雪岩故居,在清河坊大井巷有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号“胡庆余堂”,但胡雪岩的叶落归根处,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跟着郑森法走过一段水泥村道后,又走了一小段黄泥土路,来到长埭村与中村之间的薄兰湾农场。然后,走上了——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安息之地。

从长满苔藓的碎石子山道上,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若不是有熟门熟路的郑森法带路,自己去找的话也不一定就能找到。

站在墓前,读着墓碑,对于世事无常,人生起伏跌宕,感慨唏嘘良久。我

们后来的话题就都和胡雪岩有关了。

原来,胡雪岩墓能够重见天日,其中有过胡庆余堂的老药师赵玉诚费尽周折的寻寻觅觅,有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对企业老祖先的尊重和敬意,更有杭州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97年清明节,胡雪岩墓终于修葺一新,成了杭州市文保单位。

一位来自新疆的朋友,对当时的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成功商人胡雪岩,一代名臣和一代重商的精彩合作,津津乐道:没有胡雪岩的倾力相助,左宗棠是不可能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连上几道奏折,胡雪岩被授予一品顶戴,并被例御赐黄马褂。这是胡雪岩人生最耀眼的时刻。

而郑森法则在茶言茶,说到了从前的龙坞茶叶曾叫旗枪茶,而这个名字也和左宗棠有关。话说有一天,左